



土坡上的狗尾巴草

◎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初2024级10班 刘旭涛

土坡上的狗尾巴草又长出来了，而且长得更密了。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土坡前，刚一凑近，狗尾巴草就轻轻摇了起来。一阵风吹过，把心底那些旧日子都掀了起来。

那一年盛夏，我放学回家路上，稻田旁传来几声细细的呻吟。循着声音找去，在一处长满狗尾巴草的地方，发现了一只小黄狗。它身上裹满烂泥，抬头望着我，眼里泛着泪花。我蹲下身，它用鼻子碰了碰我的手。我把它裹在衣服里抱回家。慢慢地，它对我消除了戒备，我们很快就玩了起来。

我给它取名叫“小黄”，还为其编了首歌。

秋收后，我带小黄去稻田里抓萤火虫、追蝴蝶。它在田里四处跑，跳起来扑蝴蝶，咬着自己的尾巴玩。我常把帽子盖在脸上，嘴里叼一根狗尾巴草，悠闲地睡着。每当我醒来，总看见一只毛爪子正在把玩我嘴边的狗尾巴草。小黄还时不时踩到我头上，舔我的脸。我总会拿起狗尾巴草挠它的鼻子，它常常被挠得直打喷嚏，只好用前爪胡乱挥舞。每到这时，我就唱起那首我编的歌：“小黄小黄快长大，尾巴摇尾巴摇，摇到外婆家……”小黄这时总会卧在我身边，静静地听着。

冬天里，大雪过后，天上飘下雪花。我和小黄玩打雪仗，我打它躲。它被偶尔砸中时会甩掉身上的雪，冲我叫两声，然后继续躲闪我扔过去的雪团。积雪厚的时候，它一跳就会陷进去，每跳一下都会在雪地上留下凹痕。它和我在雪中嬉戏，有时还来破坏我堆的雪人，叼走雪人最显眼的红鼻子。我拿雪球打它时，它又灵活得像只猴子，左躲右闪。

就这样，小黄陪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

后来，它老了。那一年，小黄染上了重病，它十多岁的身体再也扛不住了。最后那个夜晚，在我的注视下，它永远闭上了眼睛。我把它轻轻放进纸箱里——这是我最后一次抚摸它。我把它葬在我们最初相识的地方，那片长满狗尾巴草的土坡上。

我站在土坡旁，轻轻踢了踢脚下的土，说：“小黄啊，你这一辈子太短了，我还没有和你玩够，说好陪我一起长大，你却先走了。只有你来讨我高兴，只有你不会觉得我没出息。你一定要记住家的方向，下辈子早点找到我，不要再被风吹雨淋了，好吗？”

说完，我坐下来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风又吹过那片狗尾巴草，它们朝我轻轻摇摆，我再次唱起那首歌：“小黄小黄快长大，尾巴摇尾巴摇，摇到外婆家……”

开篇环境描写细腻温柔，用狗尾巴草烘托安静氛围，用“一阵风吹过”带出旧日回忆，以景衬情，快速引出全文事件与情感基调，开篇入题自然。

“它十多岁的身体再也扛不住了”这个写法很妙，没有直接说狗“老了”，也没有说“病重”。一只狗能活十多年，说明被主人好好爱过。语句越是平静，后面的告别就越让人难过。

结尾呼应全文。狗尾巴草还在摇，歌还在唱，风没变、草没变、旋律没变，变的是一份再也回不来的陪伴。这种“物是人非”的写法很克制，反而更打动人。

画面描写生动。“把玩”一词用得妙，好像小黄不是在捣乱，而是在认真研究草的纹理。一只毛茸茸的爪子，一根叼在嘴边的狗尾巴草，一个假装睡觉的小孩——这个场景能让人会心一笑，也让后面的告别更戳心。

两个“只有”连在一起，写的是狗，其实也在说人的孤独。有些话对着大人说不出口，对着同学不好意思说，但蹲在一个小土包前面，就能全倒出来。这段话朴素，但因为太真实，让人读着读着心里就软了。

评语

这篇文章读到最后，会让人鼻子发酸。小作者没用什么华丽的词藻，只是平平淡淡地描写一只狗怎么来、怎么玩、怎么走。但正是这种“平淡”，让整篇文章有一种特别真实的力量。狗尾巴草是个很好的意象——它普通、到处都有，风一吹就摇摇晃晃，就像那只普普通通的小黄狗。开头从草写起，结尾回到草上，中间所有的欢笑和眼泪都被草记住了。最打动人的是那段对着土坡说的话，写得有真情实感，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写出来的。世间最难得的，是有人（或有一条狗）不离不弃与自己相伴。这篇文章，将小作者与小黄狗的那份情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。

（指导教师：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李书凌）

